十三

中村進午文庫
文庫5
980
5

故村進午博士記念圖書

細田藏書

聊齋志異卷十三目錄

偷桃　口技
王蘭　海公子
丁前溪　義鼠
尸變　噴水
山魈　蔽中怪
王六郎　蛇人
竜神　僧孽
二生　耿十八

所屬 HRC
部門 III
番號 57 5
目
所屬 HK
中村進文庫
9035
5
昭和三十五年一月十六日寄贈 中村本天氏
昭和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學部研究室より移管

文庫5
980
5

宅妖
九山王
陝右某公
司訓
狐欠
男妾
王十
募緣
乩仙
四十千
濰水狐
司札吏
段氏
王大
汪可受
二班
馮木匠
泥書生
饋償
秦生
曹操塚
人妖
杜小雷
秦檜
驅怪
局詐
罵鴨
韋公子
古瓶

早稲田大学圖書館藏書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倫桃

童時赴郡值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置彩樓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從友人戲賙是日遊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人語嘈囋鼓吹聒耳忽有一人舉披髮青衣擔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爲何語但覩堂上作笑聲即有

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興問作何劇堂上相
顧數語吏下官問所長蒼言能變幻牛物吏以白官少
頃復下命取桃子術人聲諾解衣覆筒上故作怨狀曰
官長殊不了了堅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爲南面
者所怒柰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焉辭術人惆悵良久
乃云我等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唯王母園
中四時常不凋謝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
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啟筒出繩一團約數十丈理
其端望空中擲去繩即懸立空際若有物以挂之未幾
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
憊體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
子受繩有難色怨曰阿翁亦大憒憒如此一綫之繩欲
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倘中道斷絕骸骨何存矣父
又強喝迫之曰我已失口悔無及煩兒一行兒勿苦倘
竊得來必有白金賞當爲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旋
而上手移足隨如蛛遂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
一桃如盌大術人喜持獻公堂堂上傳視良久亦不知
其眞僞忽而繩落地上術人蹶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

兒將焉託移時一物墮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
偷桃爲監者所覺苦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
紛墮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一拾置筒中而闔之曰老
夫止此一兒日從我南北游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
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爲桃故殺吾子矣如憐小
人而助之葬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客駭詫各有賜金術
人受而纏諸腰乃扣筒而呼曰八八兒不出謝賞將何
待忽一蓬頭僮首抵筒蓋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以
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後聞白蓮教能爲此術意此其

村中來一女子年廿有四五攜一藥囊售其醫有問病
者女不能自爲方俟暮夜請諸神晚潔斗室閉置其中
衆遶門窗傾耳寂聽但竊竊語莫敢款內外動息俱冥
至半更許忽聞簾聲女在內曰九姑來耶一女子荅云
來矣又曰臞梅從九姑來耶似一婢荅云來矣三人絮
語間雜刺刺不休俄聞簾鉤復動女曰六姑至矣亂言
曰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一女子曰拘哥子鳴之不睡

定要從娘子來身如百鈞重負累煞人旋聞女子殷勤聲九姑問訊聲六姑寒暄聲二婢慰勞聲小兒喜笑聲一齊嘈雜即聞女子笑曰小郎君亦大好要遠迢迢抱貓兒來既而聲漸疎簾又響滿室俱譁曰四姑來何遲也有一小女子細聲曰路有千里且溫與阿姑走爾許時始至阿姑行且緩遂各各道溫涼並移坐聲喚添坐聲參差並作喧繁滿室食頃始定即聞女子問病九姑以爲宜得參六姑以爲宜得芪四姑以爲宜得术參酌移時即聞九姑喚筆硯無何折紙戛戛然扳筆擲帽丁丁然磨墨隆隆然既而投筆觸几震震作響便聞撮藥包裹蘇蘇然頃之女子推簾呼病者授藥並方反身入室即聞三姑作別三婢作別小兒嘔嘔貓兒唔唔又一時並起九姑之聲清以越六姑之聲緩以蒼四姑之聲嬌以婉以及三婢之聲各有態響聽之了了可辨羣訝以爲眞神而試其方亦不甚效此即所謂口技特借之以售其術耳然亦奇矣

王心逸云在都偶過市廛聞絃歌聲觀者如堵近覩之一少年曼聲度曲並無樂器惟以一指捺頰際且

捺且謊聽之鏗鏗與絲竹無異亦口技之苗裔也

王漁洋云頗似王子一集中李一足傳

王蘭

利津王蘭暴病卒鬧主覆勘乃鬼卒之悞勾也責送還生則尸已收鬼懼罪請生回人面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何樂矣何必生王以爲然鬼曰此處一狐金丹成矣竊其丹吞之則魂不散可以長存但憑所之無不如意子願之否王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渠然而悄無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際氣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於月中一吸輒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如是不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吐急撥於手付王吞之狐驚盛氣相向見二人在恐不敢憤恨而去王與鬼別至其家妻子見之咸懼卻走王告以故乃漸集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其友張姓者聞而省之相見話溫涼因謂張曰我與若家夙貧今有術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張唯唯曰我能不藥而醫不卜而斷我欲現我形恐識我者相驚以怪附子而行可乎張又唯唯於是即日趣裝至山西界富室有女得暴疾眩然瞀暝前後藥禳既

窮張造其廬以館白炫富翁止此女常珍惜之能醫者
願以千金爲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女瞑臥啟其衾
撫其體女昏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魂亡也當爲覓之張
乃告翁病難起可救問需何藥俱言不須女公子魂離
他所業遣神覓之交約一時許王忽來具言已得張乃
請翁再入又撫之少頃欠伸曰遽張翁大喜撫問女言
向戲園中見一少年郎挾彈彈雀數人李驗馬從諸其
後急欲奔避擁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兒令兒彈方羞訶
之便攜兒馬上累騎而行笑曰我樂與子戲勿羞也數

里入山中我馬上號且罵少年怒推墮路旁欲歸無路
遽有一人至捉兒臂疾若馳瞬息至家忽若夢醒翁神
之果貽千金王夜與張謀詣二百作路用餘盡攝去欺
門而付其子又命以三百餽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別
不見金藏何所益與之厚禮而送之踰數日張於郊外
遇同鄉人賀才才飲博不事生產貧如丐聞張得術
獲金無算因奔壽之王勸溥贈令歸才不改故行仰日
蕩盡將復覓張王已知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
之使去縱禍猶淺踰月才果至強從與俱張曰我固知

汝復來日事酬賭千金何能滿無底竇誠改若所爲我百金相贈才諾之張瀉授之才去以百金在案賭益豪益之狹邪遊揮灑如土邑中捕役疑而執之質於官拷掠酷慘才實告金所自來乃遣隸押才捉張數日創劇斃於途魂不忘張復往依之因與王會一日聚飲於煙墩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聽適巡方御史過聞呼搜之獲張張懼以實告御史怒笞而牒於舳夜夢金甲人告曰查王蘭無辜而死今爲鬼仙醫亦仁術不可律以妖魅今奉帝命授爲清道使賞才邪濛已訖鐵鐵圖山張

某無罪當宥之御史醒而異之乃釋張張治裝旋里囊中存數百金敬以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海公子

東海古跡島有五色耐冬花四時不彫而島中古無居人人亦罕到之登州張生好奇喜游獵聞其佳勝備酒食自棹扁舟而往至則花正繁香聞數里樹有大至十餘圍者反復流連甚慊所好開尊自酌恨無同游忽花中一麗人來紅裳炫目畧無倫比見張笑曰妾自謂與致不凡不圖先有同調張驚問何人曰我謬娼也適從

海公子來彼壽勝翩翔妾以艱於步履故留此耳張方
喜叔得美人大悅招坐共飲女詐調溫婉蕩人神志張
愛好之恐海公子來不得盡歡因挽與亂女佯從之相
狎未已忽聞風蕭蕭草木偃折有聲女急推張起曰海
公子至矣張束衣愕顧女已失旋見一大蛇自叢樹
中出粗如巨笭張懼障身大樹後巽蛇不睹蛇近前以
身繞人頭樹幹纏數匝兩臂直束胸不可少屈昂其
首以舌刺張鼻鼻血下注流地上成窪乃俯就飲之張
自分必死忽憶腰中佩荷囊有毒狐藥因以二指夾出

破裹堆掌中又側頸自顧其掌令血滴藥上頃刻盈把
蛇果就掌吸飲飲未及盡遽仲其體擺尾若霹靂聲觸
樹樹半體崩落蛇臥地如槁而斃矣張亦昏莫能起移
時方蘇載蛇而歸大病月餘疑女子亦蛇精也

丁前溪

丁前溪諸城人富有錢穀游俠好義嘗鄰解之爲人御
史行臺按訪之丁亡去至安邱遇雨避身逆旅兩日中
不止有少年來館穀豐隆既而昏暮止宿其家基豈飼
商給食周至問其姓字少年云王人楊姓我其內姪也

主人好交游適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給客幸能垂
諒間主人何業則家無貲業惟日設博場以謀升斗次
日雨仍不止供給弗懈至暮對匆匆東澤頗極參差丁
怪之少年曰實告客家貧無以餉客適娘子撤屋上茅
耳丁益異之謂其意在得直天明付之金不受强付少
年持入餓出仍以反客六娘子言非業此獵食者主人
在外嘗數日不攜一錢客至吾家何遽索償乎丁贊歎
而別嘱曰我諸城丁某主人歸宜告之暇幸見顧數年
無耗值歲大饑楊困甚無所爲計妻漫勸詣丁從之至

諸通姓名於門者丁莊不憶中言始憶之躍履而出揖
客入見其衣敝踵決居之溫室設筵相款寵禮最常翌
日爲製冠服表裏溫煖楊義之而內顧增憂褊心不能
無少望居數日殊不言贈別楊意甚急告丁曰顧不敢
隱僕來時米不滿升今過蒙推解囘樂妻子如何矣丁
曰是無煩慮已代經紀矣幸舒意少留當助資斧走俾
招諸博徒使楊坐而乞頭終夜得白金乃送之還歸見
室人衣履鮮整小婢侍焉驚問之妻言自君去後次日
即有車徒賫送布帛菽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又

婢十指爲妾驅使楊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胥舊業矣
異史氏曰貧而好客飲博浮蕩者優爲之最異者獨其
妻耳受之施而不報豈人也哉然一飯之德不忘丁其
有焉

義鼠

楊天一言見二鼠出其一爲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似
甚恨怒然遙望不敢前蛇果腹蜿蜒入穴方將過半鼠
奔來力嚙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歘然遁去蛇追
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來嚙如前狀蛇入則來蛇出則
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於地上鼠來嗅之啾啾如悼
息狀之而去友人張歷友爲作義鼠行

尸變

陽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爻子設臨路
店宿行商有車夫數人往來負販輒寓其家一日昏暮
四人皆來望門投止則翁家客舍卑滿四人計無復之
堅請容納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惡不當客意客言但求
一席廈宇更不敢有所擇時翁有子婦新死停尸室中
子出購材木未歸翁以靈所室寂遂穿衢導客往入其

廬燈昏案上後有搭帳衣紙衾覆逝者又觀寢所則複室中有連榻四客奔波頗困甫就枕鼻息漸粗惟一客尚朦朧忽聞靈牀上窸窣有聲急開目則靈前燈火照視良久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漸入臥室面淡金色生絹抹額俯近榻前徧吹臥客者三客大懼恐將及已潛引被覆首閉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吹之如諸客覺出房去郎聞紙衾聲出首微窺見僵臥猶初矣客懼甚不敢作聲陰以足踏諸客而諸客絕無少動顧念無計不如著衣以禦裁起振衣而窸窣之聲又作客懼復伏縮首衾中覺女復來連續吹數數始去少間聞靈牀作響知其復臥乃從被底漸漸出手得袴遽就著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將逐客比其離幃而客已扳關出矣尸馳從之客且奔且號村中人無有警者欲叩主人之門又恐遲爲所及遂望邑城路極力竄去至東郊瞥見蘭若門木魚聲乃急趨山門道人詰其非常又不即納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門外有白楊圍四五尺許因以樹自障彼右則左之尸益怒然各寢倦矣尸頓立客汗促氣逆庇樹間尸暴起伸兩臂隔樹探撲之客

驚仆尸提之不得抱樹而僵道人竊聽良久無聲始漸出見客臥地上燭之死然心下絲絲有動氣負入終夜始甦飲以湯水而問之客具以狀對時晨鐘已盡曉色迷濛道人覘樹上果見僵女大駭報邑宰宰親詣質驗使人拔女手牛不可開審諦之則左右四指並捲如鉤入木沒甲又數人力拔乃得下視指穴如鑿孔然遣役探翁家則以尸亡客聲紛紛正譁後告之故翁乃從往舁尸歸客泣告宰曰身四人出今一人歸此情何以信鄉里宰與之牒齎送以歸

噴水

萊陽宋玉叔先生爲部曹時所毓第甚荒落一夜二婢奉太夫人宿廳上聞院內撲撲有聲如縫工之噴衣者太夫人促婢起穴窗窺視見一老嫗短身駝背白髮如帚冠一髻長二寸許周院環走竦急作鶴狀行且噴水出不窮婢愕返白太夫人亦驚起兩婢扶窗下聚觀之嫗忽逼窗直噴櫺內窗紙破裂三人俱仆而家人不之知也東曦既上家人畢集叩門不應方駭撬扉入見一主二婢駢死一室一婢尚下猶溫扶灌之移時而醒乃

述所見先生至哀憤欲死細窮沒處掘深三尺餘漸露白髮又掘之得一尸如所見狀面肥腫如生令擊之骨肉皆爛皮內皆清水

王漁洋云玉叔襁褓失恃此事恐屬傳聞之訛

山魈

孫太白嘗言其曾祖肄業於南山柳溝寺麥秋旋里經旬始返啟齋門則案上塵生窗間絲滿命僕糞除至晚始覺清爽可坐乃拂榻陳臥具扃屏就枕月色已滿窗矣輾轉移時萬籟俱寂忽聞風聲隆隆山門豁然作響竊謂寺僧失扃注念間風聲漸近居廬俄而房門闢矣大疑之思未定聲已入室又有靴聲鏗鏗然漸傍寢門心始怖俄而寢門闢矣急視之一大鬼鞠躬塞入突立榻前始與梁齊面似老瓜皮色目光睒閃遮屋四顧張巨口如盆齒疎疎長三寸許舌動喉鳴呵喇之聲響連四壁公懼極又念思尺之地勢無所逃不如因而刺之乃陰抽枕下佩刀遽拔而砍之中腹作石缶聲鬼大怒伸巨爪攫公公少縮鬼攫得衾裨之忿忿而去公隨衾墮伏地號呼家人持火奔集則門閉如故排窗入見狀

大駭扶鬼登牀始言其故共驗之則衾夾於寢門之隙
啟扉檢照見有爪痕如箕五指着處皆穿既明不敢復
留貢笈而歸後問僧人無復他異

衣中怪

長山安翁者性喜操農功秋間蒼黍刈堆隴畔時近村
有盜稼者因命佃人乘月輦運登場候其裝載歸而自
留邏守遂枕戈露臥目稍瞑忽聞有人踐蒼根咋咋作
響心疑暴客急舉首則一大鬼高丈餘赤髮鬣鬚去身
已近大怖不遑他計踴身暴起狠刺之鬼鳴如雷而逝
恐其復來荷戈而歸迎佃人於途告以所見且戒勿往
衆未深信越日曝麥於場忽聞空際有聲翁駭曰鬼物
來矣乃奔衆亦奔移時復聚翁命多設弓弩以俟之翌
日果復來數矢齊發物懼而遁二三日竟不復來麥既
登舍不嘉雜遝翁命收積爲垜親登而踐實之高至數
尺忽遥望駭曰鬼物至矣衆急覓弓矢物已奔公公仆
齕其額而去共登視則去額骨如掌昏不知人負至家
申遂卒後不復見不知其何怪也

王六郎

許姓家淄之北郭業漁每夜携酒河上飲且漁飲則醉
地視曰河中溺鬼得飲率以爲常他人漁迄無所獲而
許獨滿筐一夕方獨酌有少年來徘徊其側讓之飲慨
與同酌既而終夜不獲一魚意頗失少年起曰請於下
流爲君驅之遂飄然去少間復返曰魚大至矣果聞唼
喋有聲舉網而得數頭皆盈尺喜極申謝欲歸贍以魚
不受曰屢叨佳醞區區何足云報如不棄要當以爲常
耳許曰方共一息何言屢也如肯永顧誠所甚願但愧
無以爲情詢其姓字曰姓王無字相見可呼王六郎遂
別明日許貨魚益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與歡
飲飲數杯輒爲許斟酌魚如是半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揚
情逾骨肉然相別有日矣語益悵鬱問之欲言而止
者再乃曰情好如吾兩人言之或勿訝耶今將別無妨
明告我實鬼也素嗜酒況醉瀕死數年於此矣前君之
獲魚獨勝於他人者皆僕之暗嘱以報醇奠耳明日業
滿當有代者將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無感許初
聞甚駭然親狎久不復恐怖因亦歆歎酌而言曰六郎
飲此勿戚也相見遽違良足悲惻然業滿劫脫正宜相

賀悲乃不倫遂與暢飲問代者何人曰兒於河畔視之
亭午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是也驛村雞既唱灑淚而別
明日敬伺河邊以觀其異果有婦人抱嬰兒來及河而
喧兒拋岸上揚手擲足而喘婦沈浮者屢矣忽淋淋攀
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兒逕去當婦溺時意良不忍思欲
奔救轉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婦自出疑其
言不驗抵暮漁舊處少年復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別
問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僕憐抱中兒代弟一人遂殘
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許

感歎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數
日又來告別許疑其復有代者曰非也前一念果感帝
天今授爲招遠縣鄒鎮土地來朝赴任倘不忘故交當
一往探勿憚脩阻許賀曰君正直爲神足慰人心但人
神路隔即不憚脩阻將復如何少年曰知往勿慮再三
叮嚀而去許歸即欲治裝東下妻笑曰此去數百里即
有其地恐亡偶不可以其語許不聽竟抵招遠問之居
人果有鄒鎮壽至其處息肩逆旅問祠所在主人驚曰
得毋客姓爲許許曰然何見知又曰得毋客邑爲淄曰

然何見知主人不答遽出俄而丈夫抱子息女窺門雜
遝而來環如牆堵許益驚衆乃告曰數夜前夢神言淄
川許友當即來可助以資斧祇候已久許亦異之乃往
祭於祠而祝曰別君後寤寐不去心遠踐曩約又蒙夢
示居人感篆中懷愧無腆物僅有卮酒如不棄當如河
上之飲祝畢焚紙錢俄見風起座後旋轉移時始散夜
夢少年來衣冠楚楚大異平時謝曰遠勞顧問喜淚交
并但在微職不便會面咫尺山河甚愴於懷居人薄有
所贈聊酬風好歸如有期尚當走送店數日許欲歸衆
留慇懃朝請暮邀日更數主許堅辭欲行衆乃折柬抱
襆爭來致贐不終朝餽遺盈囊蒼頭稚子畢集祖送出
村數有羊角風起隨行十餘里許再拜曰六郎珍重勿
勞遠涉君心仁愛自能造福一方無庸故人囑也風盤
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嘆許前後許歸家稍裕遂不復漁
後見招遠人問之其靈驗如響又或言即章郎石坑莊
未知孰是

異史氏曰置身青雲無忘貧賤此其所以神也今日專
中貴介寧復識戴笠人哉余鄉有林下者家蓁貧有童

稚交任肥秩計投之必相周顧竭力辦裝奔涉千里殊失所望瀉囊貸騎始得歸其族弟甚諧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哥至貂帽解傘蓋不張馬化爲驢鞾始收聲念此可爲一笑

王漁洋云月令乃東郡耿隱之事

蛇人

東都某家以弄蛇爲業嘗蓄馴蛇二皆青色其大者呼之大青小者曰二青二青額有赤點尤靈馴盤旋無不如意蛇人愛之異於他蛇期年大青死思補其缺未遑暇也一夜寄宿山寺既明啟笥二青亦逝蛇人悵恨欲死冥搜呼迄無影兆然每值豐林茂草輒縱之去停得自適尋復還以此故費其自至坐伺之日既高亦已絕望快快遂行出數武聞叢薄錯雜中窸窣作響停趾愕顧則二青來也大喜如獲拱璧息肩路間蛇亦頓止視其後小蛇從焉撫之曰我以汝爲逝矣小俛而所噉耶出餌飼之兼飼小蛇雖不去然縮縮不敢食二青含哺之宛似主人之讓客者蛇人又飼之乃食食已隨二青俱入笥中商去教之旋折輒申規矩與二青無

少異因名之小青衛技四方獲利無算大抵蛇人之弄蛇也止以二尺爲率大則過重輒便更易緣二青馴故未遽棄又二三年長三尺餘臥則筒爲之滿遂決去之一日至淄邑東山間飼以美餌祝而縱之既去噴之復來蜿蜒筒外蛇人揮曰去之世無百年不散之筵從此隱身大谷必且爲神龍筒中何可以久居也蛇乃去蛇人目送之已而復返揮之不去以首觸筒小青在中亦震震而動蛇人悟曰得毋欲別小青耶乃發筒小青遲出因與交首吐舌似相告語已而委蛇並去方意小青不返俄而踽踽獨來竟入筒臥由此隨在物色迄無佳者而小青亦漸大不可弄後得一頭亦頗馴然終不如小青良而小青粗於兒臂矣先是二青在山中樵人多見之又數年長數尺圍如繩漸出逐人因而行旅相戒罔敢出其途一日蛇人經其處蛇暴出如風蛇人大怖而奔蛇逐益急回顧已將及矣而視其首朱點儼然始悟爲二青下擔呼曰二青二青蛇頓止昂首久之縱身遠蛇人如昔弄狀覺其意殊不惡伺躯軀重不勝其遶仆地呼禱乃釋之又以首觸筒蛇人悟其意開筒出小

青二蛇相見交纏如飴糖狀久之始開蛇人乃祝小青
我久欲與汝別今有仵矣謂二青曰原汝引之來可還
引之去更囑一言深山不乏食勿擾行人以犯天譴二
蛇垂頭似相領受遽起大者前小者後過林木爲之中
分蛇人站立望之不見乃去自此行人如常不知其何
往也

異史氏曰蛇蠢然一物耳乃戀戀有故人之意且其從
諫也如轉圜獨怪儼然人也者以十年把臂之交數世
蒙恩之主輒思下井復投石焉又不然則藥石相投悍

然不顧且怒而讎焉者亦羞此蛇也已

雹神

王公鈞著蒞任楚中擬登龍虎山謁天師及湖甫登舟
即有一人駕小艇來使舟中人爲通公見之貌侔偉懷
中出天師刺曰聞駕從將臨先遣貢誉公訝其預知益
神之誠意而往天師治具相歡其服役者衣冠鬚鬣多
不類常人前使者亦侍其側少間向天師細語天師謂
公曰此先生同鄉不之識也公聞之曰此即世所傳雹
神李左車也公愕然改容天師曰適言泰旨雨雹故告

辭耳公問何處曰章邱公以接壤關切離席乞免天師
曰此上帝玉勅雹有額數何能相狥公哀不已天師垂
思良久乃顧而囑曰其多降山谷勿傷禾稼可也又囑
貴客在坐文去勿武神去至庭中忽足下生煙氤氳匝
地俄延踰刻極力騰起裁高於庭樹又起高於樓閣霹
靂一聲向北飛去屋宇震動筵器擺簸公駭曰去乃作
雷霆耶天師曰適戒之所以遲遲不然平地一聲便逝
去矣公別歸誌其月日遣人問章邱是日果大雨雹溝
渠皆滿而田中僅數枚焉

僧孽

張姓暴卒隨鬼使去見冥王王稽簿怒鬼使悞提責令
送歸張下私涎鬼使求觀冥獄鬼導歷九幽刀山劍樹
一一指點末至一處有一僧乳股穿繩而倒懸之號痛
欲絕近視則其兄也張見之驚哀問何罪至此鬼曰是
爲僧廣募金錢悉供淫賭故罰之欲脫其厄須是自懺
張既甦疑兄已死時其兄居喪痛哭因往探之入門便
聞其號痛聲入室見瘡生股間膿血崩潰拄足壁上宛
冥司倒懸狀駭問其故曰拄之稍可不則痛徹心腑張

因告以所見僧大駭乃戒葷酒處誦經咒半月尋愈遂
爲戒僧
異史氏曰鬼獄渺茫惡人每以自解而不知昭昭之禍
即冥冥之罰也可勿懼哉

三生

劉孝廉能記前身事與先文貴兄爲同年嘗歷歷言之
一世爲縉紳行多玷六十二而沒初見冥王待以鄉先
生禮賜坐飲以茶覷冥王瑣中茶色清澈已瑣中濁如
醪暗疑迷魂湯得毋此即乘冥王他顧以瑣就案角瀉
之僞爲盡者俄頃稽前生惡錄怒命羣鬼捽下罰作馬
即有厲鬼縶去行至一家門限甚高不可踰方趑趄間
鬼力楚之痛甚而蹶自顧則身已在櫪下矣但聞人曰
驪馬生駒矣牡也心甚明了但不能言覺大餒不得已
就牝馬求乳逾四五年體修偉甚畏撻楚見鞭則懼而
逃主人騎必覆障泥綴纓徐徐猶不甚苦惟奴僕鬨人
不加韉裝以行兩蹊夾擊痛徹心腑於是憤甚三日不
食遂死至冥司冥王查其罰限未滿責其規避剝其皮
革罰爲犬意懊喪不欲行羣鬼亂撻之痛極而竄於野

自念不如死憤投絕壁顛莫能起自顧則身伏竇中牝
犬孤面腓字之乃知身已復生於人世矣稍長見便液
亦知穢然嗅之而香但云念不食耳爲犬經年常忽欲
死又恐其規避而主人又豢養不啻戮乃故嚙主人股
脫肉主人怒杖殺之冥王鞫狀怒其狂獧笞之數百俾
作蛇囚於幽室暗不見天隔其緣壁而土穴屋而出自
視則伏身蔑草居然蛇矣遂矢志不殘生類飢吞木實
積年餘每思自盡不可害人而死又不可欲求一善死
之策而未得也一日臥草中聞車過遽出當路車馳壓
之斷爲兩冥王訝其速至因詢伏自剖冥王以無罪見
殺原之准其滿限復爲人是爲劉公公生而能言文章
書史過目輒成誦辛酉舉孝廉每勸人乘馬必厚其韉
泥股夾之刑勝於鞭楚也

異史氏曰毛角之儔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
王公大人之內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故賤者爲
善如求花而種其樹貴者爲善如已花而培其本種者
可大培者可久不然且將負轅車受鞿靮與之爲馬不
然且將喑便溺受烹割與之爲犬又不然且將披鱗介

葬鶴鶴與之爲姓

耿十八

新城耿十八病危篤自知不起謂妻曰永訣在早晚耳我死後嫁守由汝請言所志妻默不語耿固問之且云守固佳嫁亦恒情明言之庸何傷行與子訣子守我心慰予嫁我意斷也妻乃慘然曰家無儋石君在猶不給何以能守耿聞之遽握妻臂作恨聲曰忍哉言已而沒手握不能開妻號家人至兩人扳指力擘之始開耿不自知其死出門見小車十餘兩兩各十人即以方幅書名紮粘車上御人見耿促登車耿視車中人已有九並已而十又視粘單上已名最後車行咋咋響震耳際亦不自知何往俄至一處聞人言曰此思鄉地也聞其名疑之又聞御人偶語云今日剪三人耿又駭及細聽其言悉陰間事乃自悟曰我豈不作鬼物耶頓念家中無復可懸念惟老母臘高妻嫁後缺於奉養念之不覺淚漣又移時見有臺高可數仞游人甚夥囊頭械足之輩嗚咽而下上聞人言爲望鄉臺諸人至此俱蹔帳下紛然御人或撻之或止之獨至耿則促令登登數十級始

至顛頂翹首一擊則門閭庭院宛在目中但內室隱隱
如籠煙霧懷惻不自勝西顧一嫗衣人立肩下即以姓
氏問耿耿具以告其人亦自言爲東海匠人見耿零涕
問何事不了於心耿又告之匠人謀與越臺面道耿懼
冥追匠人固言無妨耿又慮臺高傾跌匠人但令從已
遂先躍耿果從之及地竟無恙喜無覺者視所乘車猶
在臺下二人急奔數武忽自念名字未車上恐不免執
名之追遂反身近車以手指染嘑塗去已名始復奔哆
口垂息不敢少停少間入里門匠人送諸其室驀睹已

尸醒然而蘇覺之疲躁渴驟呼水家人大駭與之水飲
至石餘乃驟起作揖拜狀既而出門拱謝方歸則僵
臥不轉家人以其行異恐非真活然漸覘之殊無別異
稍稍近問始歷歷言其本末問出門何故曰別匠人也
飲水何多曰初爲我飲後乃匠人飲也投之湯羹數日
而瘥由此厭薄其妻不復共枕席云

宅妖

謝遷之變宅第皆爲賊窟王學使七襲之宅盜聚充衆
城破兵入掃蕩羣醜尸填塹血至充門而流公入城扛

尸滌血而居往往白晝見鬼夜則牀下燐飛牆角鬼哭一日羊生蟑廻寄宿公家聞牀底小聲連呼蟑廻蟑廻已而聲漸大曰我死得苦因而滿庭皆哭公聞仗劍而入大言曰汝不識我王學院耶但聞自聲嗤嗤笑之以鼻公於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拋鬼飯則見燐火熒熒隨地皆出先是閭人王姓者疾篤昏不知人者數日矣是夕忽久伸者醒婦以食進王曰適主人不知何事施飯於庭我亦隨衆啗食已方歸故不飢耳由此鬼怪遂絕嘗鈑鐃鼓瑜伽果有益耶

異史氏曰邪怪之物唯德可以已之當陷城之時王公勢正烜赫聞皆股栗而鬼且揶揄之想鬼物遊知其不令終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入面猶不可以嚇鬼願無出鬼而以嚇人也

四十千

新城王大司馬有主計僕家稱素封忽夢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千今官還矣問之不荅徑入內去既醒妻產男知爲厲孽遂以四十千捆置一室凡兒衣食病藥皆取給焉過三四歲視室中錢僅存七百適乳媼抱兒至

謂笑於側因呼之曰四十千將盡汝宜行矣言已見忽顏色變變項折目張再撫之氣已絕矣乃以餘貲治葬具而瘞之此可爲負欠者戒也昔有老而無子者問諸高僧僧曰汝不欠人者人又不欠汝者烏得子蓋生佳兒所以報我之緣生頑兒所以取我之債生者勿喜死者勿悲也

九山王

青州李姓者邑諸生家素饒而居宅故不甚廣舍後有閒數畝荒置之一日有叟來稅屋出百金李以無屋爲辭叟曰請受之但無顧慮李不喻其意姑受之以覘其異越日村人見輿馬谷口入李家紛紛甚夥共疑李第無妄頓所問之李殊不自知歸而察之通無跡響過數日叟忽來謁且云庇宇下已數晨夕事事都草創起爐作竈未暇修客子禮今遣兒女輩作黍幸一垂顧李從之則入閤中歛見合宇華好嘯然一新入室陳設芳麗酒鼎沸於廊下棊燔熾於廚中俄而行酒焉饌備極甘旨時見庭下少年人往來甚衆又聞兒女喁喁簾幕中作笑語聲家人婢僕似有數十百口李心知其狐

席終而歸陰懷殺心每入市市硝硫積數百斤暗布園中弥滿驟火之發百霄漢如黑靈芝燔炙灰燼不可近但聞鳴啼聲動之聲嘈雜聒耳既熄入視則死狐滿地焦頭爛額者不可勝計方閱視間叟自外來顏色慘慟責爭曰凡無嫌怨荒園藏報百金非少何忍遂相絕滅此奇慘之讎無不報者忿然而去疑其擲礫爲釁而年餘無少怪異時順治初年山中羣盜竊發嘯聚萬餘人官莫能捕生以家口多日憂離亂適村中來一星者自號南山翁言人休咎了若目睹名大譟李召至家求推

甲子翁愕然起敬曰此眞主也李聞大駭以爲妄翁正容固言之李疑信半焉乃曰竟有白手受命而帝者乎翁謂不然自古帝王類多起於匹夫誰是生而天子者生惑之前席而請翁毅然以臥龍自任請先備甲胄數千具乃募數千事李慮人莫之歸翁曰但請爲大王連諸山深相訂結使言者謂大王眞天子山中士卒宜必響應李喜遣翁行發藏鏹造兵甲翁數日始還曰借大王威福加臣手耳諸山無不願執鞭韝從麾下決旬之間果歸命者數千人於是拜翁爲軍師建大纛設彩

幟若林據山立柵聲勢震動邑令率兵來討翁指揮羣寇大破之令懼告急於竟竟兵遠涉而至翁又伏寇進擊兵大潰將士殺傷者甚衆勢益震黨以萬計因自立爲九山王翁患馬少會都中解馬赴江南遣一旅要路篡取之由是九山王之名大譟加翁爲護國大將軍高臥山巢公然自負以爲黃袍之加指日可俟矣東撫以奪馬故方將進勦又得竟報乃發精兵數千與六道合圍而進軍旅旌旗彌漫山谷九山王大懼召翁謀之則不知所往九山王窘極無術登山而望曰令而知朝廷之勢大也山破被擒孥戮之始悟翁即老狐蓋以族滅報李也

異史氏曰夫人擁妻子閉戶科頭何處得殺即殺亦何由族哉狐之謀亦巧矣而壞無其種者雖恨不生彼其殺狐之殘方寸已有盜根故狐得長其萌而施之報今試執途人而告之曰汝爲天子未有不駭而走者明明導以族滅之爲而猶樂聽之妻子爲戮又何足云然人之聽匪言也始聞之而怒既而疑又既而信迨至身名俱隕而始知其誤也大率類此矣

濰水狐

濰邑李氏有別第忽一翁來稅居歲出直金五十諾之既去無耗李嬭家人別租塑日翁至曰租宅已有關說何欲更徵他人李白所疑翁曰我將久居是所以遲遲者以涓吉在十日之後耳因先納一歲之直曰終歲空之勿問也李送出問期翁告之過期數日亦竟渺然及往覘之則雙扉內閉炊煙起而人聲雜矣訝之投刺往謁翁趨出逆而入笑語相親既歸遣人饋遺其家翁稿賜豐隆又數日李設筵邀翁款洽甚歡問其居里以秦中對李訝其遠翁曰貴鄉福地也秦中不可久居大難將作時方承平罹未深問越日翁折柬報居停之禮供帳飲食備極奢麗李益驚疑爲貴官翁以交好因自言爲狐李駭絕逢人輒道邑紳聞其異日結駟於門願納交翁翁無不倡優接見漸而都官亦時遣往獨邑令求通輒辭以故令又託主人先容翁辭李詰其故翁移席近客而私語曰君自不知彼前身爲驢今雖儼然民上乃飲糟亦醉者也僕固異類羞與爲伍李乃托詞告令謂狐畏其神明故不敢見也令信之而罷此康熙十

一年事未幾秦僅兵燹狐能前知信矣

異史氏曰驢之一物駸然也　慾則蹏趺嗥嘶眼大於盎氣粗如牛不惟聲難聞狀亦難見館執束芻而誘之則帖耳戢首甚愛騙物矣以此居民上官其飲槽而亦醉也顯藏民者以驢爲戒而求齒於狐則德日進矣

陝右某公

陝右某公宰甘進士能記前身嘗言前生爲士人中年而死死後見冥王判事鼎鑊油鏖一如世傳殿東隅設數架上搭羊犬牛馬諸皮簿吏呼名或罰作馬或罰作猪皆裸之於架上取皮被之俄至公聞冥王曰是宜作羊鬼取一白羊皮來揉覆公體吏白是曾揉一人死王檢籍覆視曰免之惡雖多此善可贖鬼又褫其毛革革已粘體不可復動兩鬼提臂按胸力拔之痛苦不可名狀皮片片斷裂不復盡淨既脫近肩處猶粘羊皮大如掌公既生背上有羊毛叢生翦去復出

司札吏

遊擊宮某妻妾甚多最諱其小字呼年曰歲生曰硬馬曰大驢又諱敗爲勝安爲放離簡札往來不甚避忌而

家人道之則怒一日司杜吏白事悞犯大怒以研擊之
立斃二日後醉臥見吏持刺入問何爲吏曰馬子安來
拜忽睹其鬼急起拔刀揮之吏微笑擲刺几上泯然而
沒取刺視之書云歲家眷硬大驢子放勝暴謬之夫爲
鬼揶揄可笑甚已

牛首山一僧自名鐵漢又名鐵屎有詩四十首見者
無不絕倒自鐫印章二一曰混帳行子二曰老實潑
皮秀才王司直梓其詩名曰牛山四十屁歎云混帳
行子老實潑皮放不必讀其詩標名已足解頤

司訓

教官某甚聾而與一狐善狐耳語之亦能聞每見上官
亦與狐俱人不知其重聽積五六年狐別而去嘱曰君
如傀儡非挑弄之則五官俱廢現其以聾取罪不如早
自高也某繇祿不能從其言應對屢乖學使欲逐之某
又求當道者爲之緩頰一日執事文場唱名畢學使退
與諸教官燕坐教官各捫籍靴中呈進關說已而學使
笑問貴學何獨無所呈進某茫乎不解近坐者肘之以
手入靴示之勢某爲親戚寄貢房中僞置甌藏靴中隨

在求售因學使笑語疑索此物翻躬起對曰有入錢者
最佳下官不敢呈進一座匿笑學使叱出之遂免官
興史氏曰平原獨無亦由流之砥柱也學使而求呈進
固當奉之以此由是得免寃哉

朱公子青耳錄云東萊一明經遲司訓沂水性頗癡
凡同人咸集時皆默勿語遲坐片時不覺五官俱動
笑啼並作旁若無人焉者若聞人笑聲則頓止儉鄙
自奉積金百餘兩自埋齋房妻子亦不使知一日獨
坐忽手足自動少刻云作惡結怨受凍忍飢好容易
積蓄者今在齋房備有人知覺如何如此再四一門
斗在旁殊亦不覺次日遲出門斗入掘取而去過二
三日心不自寧發穴驗視則已空空頓足捶膺歎恨
欲死教職中可云千態百狀矣

段氏

段瑞環大名之富翁也四十無子妻連氏又最妒欲買
妾而不敢私一婢連覺之撻楚數百罵諸酒間欒氏之
家段日益老諸姪朝夕乞貸一言不相應怒發聲色段
思不能給其求而欲嗣一姪則羣姪阻撓之連之悍亦

無所施始大悔憤曰翁年六十餘安見不能生男遂買兩妾聽夫臨幸之不問居年餘二妾皆有身舉家皆喜於是氣息漸舒凡諸姪有所強取輒惡聲梗拒之無何一妾生女一妾生男而殤夫婦失望漫冀將來而已又年餘段中風不起諸姪益肆牛馬什物競自取去連詬斥之輒反唇相譏無所爲計朝夕鳴哭段由是病益劇尋死諸姪集柩前議析遺產連雖痛切然不能禁止之但諂沃墅一所贍養老稚姪輩不肯連曰汝等十上不留將令老嫗及呱呱者餓死耶日不決惟忿哭自撾忽有客入弔直趨靈所俯仰盡哀哀已便就吉次衆不知其誰詰之客曰死者吾父也衆益駭客始從容自陳先是婢嫁欒氏踰五六月生子懷欒撫之等諸男十八歲入泮後欒卒諸兄析產置不與諸欒齒懷間母始知其故曰既屬兩姓各有宗祏何必在此乘人百畝田哉乃命駕詣段而段已死言之鑿鑿確可信據連方慈痛聞之大喜直出曰我今亦復有兒諸所假去牛馬什物可好自送還不然有訟興也諸姪相顧無色漸引去懷乃移妻來共居父憂諸段不平共謀逐懷懷知之曰欒不

以為藥段復不以為段我適安歸乎念欲質官諸咸黨
為之排解羣謀亦寢而連以牛馬故不肯已懷勸置之
連曰我非為牛馬也雖氣積滿胸汝父以憤死我所以
吞聲忍泣者為無兒耳今有兒何畏哉前事汝不知狀
待予自質審懷固止之不聽具詞赴邑宰拘諸段口
對狀連氣直詞惻吐陳泉湧宰為動容重懲諸段追物
給主既歸其兄弟之子有不與黨謀者招之來以所追
物盡散給之連七十餘歲將終呼女及孫媳曰汝等誌
之如三十不育便當典質釵珥為壻納妾無子之情狀

雞堪也

異史氏曰連氏雞妒而能疾轉宜天以有後仲其氣也
觀其慷慨激發叮亦傑哉

濟南蔣稼其妻毛不育而妒嫂每勸諫之毛不聽曰
寧絕嗣不令送哏流淌者叁氣人也年近四旬頗以
嗣續為念欲繼兄子窮與兄言兄諸婦與嫂言嫂亦
諾然故悠忽之兒每至叔所大妻曲意撫兒餌以甘
脆而問之曰肯來吾家乎兒亦應之兒私嘱兒曰倘
再問荅以不肯如問何故不肯荅云待汝嫂後何愁

田産不爲吾有一日稼遠出行賈兒至其家毛又問之見果對如父教毛大怒遂見曰妻孥在家固日日算吾田産耶其計左矣急不能待夫歸立招媒媪爲夫買妾時有賣婢者其直昂傾貲不能取盈勢將不就兒恐其遲焉而悔竊以金付媒媪僞爲媪所轉貸者毛大喜購婢而歸稼既還毛以情告稼亦忿遂與兄絕年餘妾生子夫妻甚喜毛曰媪不知假貲何人年餘竟不置問此德不可忘耳子已生尚不償母償耶稼乃囊金詣媪媪笑曰當謝大官人無謝老身矣

身貧如水誰敢貸一金者因以實告稼始悟歸與妻言相爲感泣遂治具邀兄至夫婦皆膝行出金償兄兄不受盡歡而散後稼生三子

狐女

伊克九江人夜有女來相與寢處心知爲狐而戀其美諱不告人即父母不知也久之形體支離父母始窮其故伊實告之父母大憂使人更代作法兼施勅勒卒不能禁翁自與同衾則狐不至易以他人則又至伊問之狐曰世俗符咒何能制我然其有倫理當有對翁行淫

者乎翁聞之益伴千不去狐遂絕後值叛寇橫恣村人盡竄一家相失伊奔入崑崙山四顧荒涼又無同侶日既暮心益惱怒忽見一女子來謂是避難者急近就之則狐女也離亂之中相見欣慰女曰日已西下勢無復之君姑止此我相依地暫創一室以避虎狼乃北行數武遂蹲莽中不知何作少刻返握伊南去約十餘步又曳之回忽見大樹千章遠一高亭銅牆鐵柱頂類白金近視則牆可及肩四周並無門戶而牆上密排坎窖女以足踏之而過伊亦從之既入疑金屋非人工可造因問所自來女笑云君自居明日即以相贈金鐵各千萬計牛生喫著不盡矣既而告別伊苦留之乃止曰被人厭棄已挾永絕今又不能自堅矣既醒狐女不知何時已去天明踰垣而出回視臥處並無亭屋惟四針插指環內覆脂合其上大樹則叢荊老棘也

王大

李信邑之博徒也書臥假寐忽見昔年博友王大馮九來邀與敖戲李亦忘其為鬼欣然從之既出王大往約村中周子明馮乃導李先行入村東廟中少頃周果同

王至馮出棄子約與騎客李曰咨卒無博貧辜負盛約
恭何周亦不然王云無子咨貴人放利債同往貸
之官必諾充於是四人相將俱去纔忽聞至一大村村
中甲第連互王指一門曰此貴公子家內一老僕出王
告曰急候郎人白麗出春公子命請王李相會入見公
子年十八九已衆笑語藹然便以大錢一提付李曰固
知君慈直無妨假貸周子明我不能信也王委曲代爲
之請公子要李署保李不肯王從旁慫恿之李乃諾亦
授一千而出便以付馮具述公子之意以激其必償出

谷口見一婦人來則村中趙氏妻素喜爭善罵馮曰此
處無人悍婦宜小禁之遂與王捉返入谷婦大號馮掬
土塞其口周贊曰此等婦只宜椓杙陰中馮乃將襟以
長石强納之婦若死衆乃散去復入廟相與博賭自午
至夜分李大勝馮周貴盡空李因以厚貴增息付王使
代償貴公子王又分給周馮局復合居無何聞人聲紛
挈一人奔入曰城隍爺親捉博者今至矣衆失色李含
錢踰垣而逃衆顧貴皆被縛既出果見一神人坐馬上
馬後繫博徒二十餘人天未明已至邑城門啟而入至

衙署城隍南面坐喚人犯上就籍呼名呼已並令以利斧斫去將指乃以墨硃衆皆賄之獨周不肯辭以囊空押者索賄而後去其墨硃衆皆賄之獨周不肯辭以囊空押者約送至家而後酬之亦不許押者指之曰汝眞鐵豆炒之不能爆也遂拱手去周出城以唾潄袖且行且拭及河自照墨硃未去掬水盥之堅不可下悔恨而歸先是趙氏婦以故至母家日暮不歸夫往逆之至谷口見婦臥道周睹狀知其遇鬼去其泥塞負之而歸漸甦能言始知陰中有物宛轉抽拔而出既乃述所遭趙忿遽赴邑宰訟李及周牒下李初醒周尚沉睡狀形類死等以其誣控笞趙械婦夫妻皆無理以白申越日周醒日旁暝忽變一赤一黑大呼指痛視之筋骨已斷惟皮連之數日尋蔂日上墨硃深入肌理見者無不捻笑一日見王大來索負周厲聲但言無錢王忿而去家人問之始知其故共以神鬼無情勸償之周離離不可且曰今日官宰皆左袒賴債者陰陽應無土理況賭博債卑次日有二鬼來謂黃公子其呈在邑拘赴質審李信亦見隸來取作千證二人一時並死至村外相見王馮俱在李

謂周曰君尚帶赤黑眼敢見官耶周仍以前言告李知
其者乃曰汝既昧心我請見黃八官人爲汝還之遂共
詣公子所李入而告以故公子不可曰負欠者誰而取
償於子由以告周因謀出貲假周進之周益忿詰侵公
子鬼乃拘與俱行無何至邑入見城隍城隍呵曰無賴
賊塗眼猶在又賴債耶周曰黃公子出利債誘某博賭
遂被懲創城隍獎黃家僕上怒曰汝主人開場誘賭尚
討債耶僕曰取貲時公子不知其賭公子家燕子谷提
獲博徒在觀音廟相去十餘里公子從無設局之事城

隍顧周曰取貲裡不還反被拘造人之無良至汝而極
欲咎之周又訴其息重城隍曰償幾分矣答云實尚未
有所償城隍怒曰本尚欠而論息耶舍三十五押償主
二鬼押至家索賄不令即活縛諸舅內令不啻家人家
人焚楮錠二十提火既滅化爲金二兩錢二千周乃以
金酬債以錢賂押者遂釋令歸院蘇醫創墳起膿血崩
潰數月始瘉後趙氏歸不敢復罵而周以四指帶赤黑
眼眶如故此以知博徒之非人也

異史氏曰世事之不平皆由爲官者矯枉之過正也昔

日富豪以倍稱之息折奪良家子女人無敢言者不然
函剌一投則官以三尺法左祖之故昔之民社官皆爲
勢家役其道後賢者鑒其弊又悉舉而大反之有舉人
重貲作臣商者衣錦厭粱肉家中起樓閣買良沃而竟
忘所自來一取償則怒目相向實諸官則曰我不爲
人役也嗚呼是何異懶殘和尚無工夫爲俗人拭涕哉
余嘗謂昔之官謫今之官謬謫者固可詠謬者亦可恨
放貲而薄其息何嘗專有益於富人乎

張石年宰淄最惡博其塗面游城亦如冥法刑不至
墮指而賭以絕蓋其爲官甚得鉤距法方簿書旁午
時每一人上堂公偏暇里居年齒家口生業無不絮
絮問之問已始勸勉令去有一人完稅緻單自分無
事呈單欲下公止之細閱一過曰法何博也其人力
辯生平不解博公笑曰腰中當有博具搜之果然人
以爲神竟不知其何術

男妾

一官紳在揚州買妾連相數家悉不當意惟一媼寄居
賣女女十四五丰姿姣好又善諧謔大悅以重金購得

之至夜入衾膚膩如脂喜捫私處則男子也駭極方致
窮詰蓋買好僮加意修飾設局以欺人耳黎旦遣家人
奔赴舘所則已遁去無踪中心懊喪進退莫決適浙中
同年某來因與告訴某便索觀一見大悅以原金贖之
而去
異史氏曰苟遇知音即予以南威不易也何事無知婪
予多作一僑境哉

汪可受

湖廣黃梅縣汪可受能記三生一世爲秀才讀書僧寺
僧有牝馬產駒愛而奪之後死冥王稽籍怒其貪暴
罰使爲騾償寺僧愛護之欲死無間稍長輒思投身澗
谷又恐負豢養之恩冥罰尤甚遂妄之數年孳滿自斃
生一農人家墮孿能言父母以爲不祥殺之乃生汪秀
才家秀才近五旬得男甚喜汪生而了了但憶前生以
早言死遂不敢言至三四歲人皆以爲嘔一日父方爲
文適有友人過訪投筆出應汪入見父作不覺技癢代
成之父返見之因問何人來家人啟白無之父大疑次
日教書一題置几上旋出少間即返騐行竊步而入則

見見伏案間稿已數行忽睹父至不覺出聲跪求免究
父喜握手曰吾家止汝一人既能文家門之幸也何自
罷爲由是益教之讀少年成進士後官至大同巡撫

王十

高苑民王十負鹽於博興夜爲兩人所獲意爲土商之
邏卒也舍鹽欲遁而足苦不前遂就縛固哀之二人曰
我非鹽肆中人乃鬼卒也十懼但乞至家一別妻子鬼
不許曰此去亦未便至死不過暫役耳十問何事曰冥
中新闢羅漢任見奈河淤乎十八獄廁坑俱滿故提三
種人使洶河小偷私鑄私鹽又一等人使滌廁樂尸也
十從入城郭至一官署見閻羅在上方稽名籍鬼上白
捉一私販王十至閻羅視之怒曰私鹽者上漏國稅下
蠹民生者也若世之暴官奸商所指爲私販者皆天下
之良民貧人竭錙銖之本求升斗之息何爲私哉責二
鬼罰使市鹽四斗並十所負代運全家當十殺以蔑黎
骨衆令隨諸鬼督河工鬼引十去至奈河邊見河內人
夫纚續如蟻又視河水渾赤近之臭不可聞洶洶者皆
赤體持畚鍤出沒其中枵骨腐尸盈筐負卉而出深處

則滅頂求之恠者輒以骨衆擊青殷同監者以香綿丸
如巨蔽便合口中乃近岸見高麗肆商亦在其中十獨
苦遇之入河楚背上岸蔽股商體常沒身水中十乃已
經三書夜河夫半死河工亦竣前二鬼仍送至家醒然
而蘇先是十百鹽未歸天明妻啟戶則鹽滿囊置庭中
而十久不至使人徧覓之則死途中舁之而歸奄奄氣
息大惑不解其故既醒始言之肆商亦於前日死至是
始甦骨衆擊處皆成巨疱潭身腐潰臭不可近十故詣
之望見十猶縮首衆中如在叅河狀一年始愈不復爲

商矣

巽史氏曰鹽之一道朝廷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公者也
官與商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其私者也近日齊魯新規
土商隨在設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
邑即此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則潛設餌以釣
他邑之民其售於他邑則廉其直而售諸土人則倍其
價以昂之而又設邏於道使境內之人皆不得逃吾網
其有境內冒他邑以來者法不宥彼此互相釣而越肆
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邏獲則先以刀被殘其脛股而

後送諸官官則桎梏之是名私鹽嗚呼冤哉漏數萬之稅非私而負升斗之鹽則私之本境傳諸他境非私而本境買諸本境則私之寃矣律中鹽法最嚴而獨於貧難軍民背負易食者不之禁令則一切不禁而專殺此貧難軍民且夫貧難軍民妻子嗷嗷上官法而不盜下知恥而不娼不得已而揭十斤母而求一子使邑盡此民即夜不閉戶可也非天下之良民乎哉彼肆商者不但使之淘柔河直當使滌厠耳而官於春秋節受其斯須之潤遂以三尺法坳使殺吾良民然則爲貧民計莫若爲盜及私鑄耳盜者白晝刼人而官若聾鑄者爐火亘天而官若瞽即與日淘河尚不至如負販者所得無幾而官刑立至也嗚呼上無慈惠之師而聽奸商之法日變日詭柔何不須臾而良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

故事邑中肆商以如干石鹽貴歲奉邑宰名曰食鹽又逢節序具厚儀商以事謁官官則禮貌之坐與語或茶焉送鹽販至重懲不遑震公石年宰淄肆商來見循舊規但揖不拜公怒曰前令受汝賄故不得不隆汝禮我市鹽而食何物商人敢公堂抗禮乎撻襟

將笞商叩頭謝乃釋之後肆中得二負販者其一逃去其一被執至官公問販者云奔去矣公曰汝股病不能奔耶曰能奔公曰既被捉必不能奔果能可起試奔驗汝能奔其人奔數步欲止公曰大奔勿止其人疾奔竟出公門而去見者皆笑公愛民之事不一此其閒情邑人猶樂誦之

二班

殷元禮雲南人善針灸之術遇寇亂竄入深山日既暮計舍尚遠懼遭虎狼遥見前途有兩人疾趍之既至兩人問客誰何殷乃自陳族貫兩人拱敬曰是良醫殷先生耶仰止久矣殷轉詰之二人自言班姓一爲班爪一爲班云便謂先生余亦避難石室幸可棲宿敢屈玉趾且有所求殷喜從之俄至一處室傍巖谷熟柴代燭始見二班容軀威猛似非良善計無所之卽亦聽之又聞榻上呻吟細審則一老嫗偃臥似有所苦問何恙牙曰以此故敬求先生乃束火照榻殷遥視見鼻下口角有兩贅瘤皆大如碗且云病不可觸妨碍飲食殷曰易耳出艾團之爲灸數十壯曰隔夜愈矣二班喜燒鹿餉

客並無酒飯惟肉一品爪曰倉卒不知客至望勿以輸
褻爲怪殷飽餐而戰祝以石塊二班雖誠樸而粗莽可
懼殷轉側不敢熟寐天未明便呼媼問所患媼初醒自
揣則癰疽爲創殷促二班起以火就照敷以藥旣曰愈
矣拱手遂別又以燒鹿一肘贈之後三年無耗殷適
以故入山遇二狼當道阻不得行旦旣西狼又羣至前
後受敵狼撲之仆數狼爭齧衣盡碎自分已死忽兩虎
驟至諸狼四散虎怒大吼狼懼盡伏虎悉攫殺之竟去
殷狼狽而行懼無投止遇一媼來睹其狀曰殷先生喫
苦矣殷戚然訴狀問何見識媼曰余卽石室中治癰之
病婦也殷始恍然便求寄宿媼引去入一院落燈火已
張曰老身伺先生久矣遂出袍袴易其敝敗羅漿具酒
酬勸諄切媼亦以陶槐自酌談飲俱豪不煩中幗殷問
前日兩男子係老姥何人胡以不見答云兩兒遣逆先
生尚未歸復必迷途矣殷感其義縱飲不覺沉醉酣眠
座間旣醒已曙西顧竟無屋廬狐坐巖石上聞巖下喘
息如牛近視則老虎方臥未醒象間有二癡痕皆大如
拳駭極潛踪而遁始悟二虎卽二班也

募緣

青蛙神往往托諸巫以爲言巫能察神嗔喜告諸信士曰喜矣福則至怒矣禍子坐愁歎有廢餐者流俗然哉抑神實靈非盡妄也有富賈周某性吝嗇會居人歛金修關聖祠貪富皆與有力獨周一毛所不肯拔久之工不就首事者無所爲謀適衆賽蛙神巫忽言周將軍倉命小神司募政其取簿籍來衆從之巫曰已捐者不復强未捐者量力自註衆唯唯敬聽名註已巫視曰周某在此否周方混跡其後惟恐神知聞之失色次且而前巫指籍曰註金百周益窘巫怒曰淫債尚酬二百況好事耶蓋周私一婦爲夫掩執以金二百自贖故訐之也周益慚懼不得已如命註之既歸告妻妻曰此巫之詐耳巫屢索卒弗與一日方晝寢忽聞門外如牛鬬視之則一巨蛙窒門僅容其身步履蹇緩寨兩扉而入既入轉身臥以閾承頷舉家盡驚周曰必討募金也焚香而祝願先納三十其餘以次賣送蛙不動請納五十身忽一縮小尺許又加二十益縮如斗請全納縮如拳從容出入牆鉢而去周急以五千金送臨遣所人皆異之周

亦不言其故積數日巫又言周某欠金五十何不催併
周聞之懼又送十金意將以此完結一日夫婦方食蛙
又至如前狀日作努少間聲甚其牀牀搖撼欲傾加喙於
枕而眠腹隆起如臥牛四隅皆滿周懼即完百數與之
驗之仍不少動牛日間小蛙漸集次日益多穴倉廒棚
無處不至大於椀者升甑啜蠅糜爛釜中以致穢不可
食至三日庭中蠢蠢更無隙處一家皇駭不知計之所
出不得已請教於巫巫曰此必少之也遂視之益以甘
金者始舉又益之起一足直至百金四足盡起下牀出

門狼犺數步復反身臥門內周懼問巫巫揣其意欲周
即解囊周無奈如數付巫蛙乃行數步外身暴縮雜衆
蛙中不可辨認紛紛然亦漸散矣祠既成開光祭賽更
有所需巫忽指首事者曰某宜出如干數共十五人止
遺二人衆視曰吾等與某某已同捐過矣曰我不以貧
富爲有無但以汝等所侵漁之數爲多寡此等金錢不
可白肥恐有橫災非禍念汝等首事勤勞故代汝消之
也除某某廉正無所出外即我家亦我亦不少私之
便令先出以爲衆倡即弁入家搜括箱篋問之亦不

荅書荅荅囊蓄而出荅衆曰某私魁銀八兩今使傾囊與衆共衡之秤得六兩餘使人誌其欠數衆愕然不敢置辯悉如數內入巫過此注不自知或告之大慙質衣以盈之惟二人厭其數事既畢一人病月餘一人患疔瘡醫藥之費浮於所欠人以爲私魁之報云

異史氏曰老蛙司蓂無不可爲善之人其勝刺釘拖案者不既多乎又發監守之盜而消其災則其現威猛正其行慈悲也

馮木匠

撫軍周有德改創故藩邸爲部院衙署時方鳩工有木作匠馮明寰直宿其中夜方就寢忽見紙窗半開月明如晝遙望短垣上立一紅雞注目間雞已飛捨至地俄一少女露半身來相窺馮疑爲同輩所私靜聽之衆已熟眠私心怔忡竊望其候救也少間女果越窗過徑入己懷馮喜默不一言歡畢女亦遂去自此夜夜至初猶自隱後遂明告女曰我非候就欲相投耳兩人情日密既而工滿馮欲歸女已候於曠野馮所居村離郡固不甚遠女遂從去既入室家人皆莫之睹馮始知其非人

道發月精神漸滅心益懼廼師鎮驅卒無少驗一夜女
艷妝來向馮曰世緣俱有定數當來推不去當去亦挽
不住今與子別矣遂去

乩仙

章邱來步雲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輒召仙相與賡和
一日友人見天上微雲得句鍋其屬對曰羊脂白玉天
乩書云問城南老董衆疑其不能對故妄言之後以故
偶適城南至一處土如丹砂異之有一叟牧豕其側因
問之叟曰此俗呼猪血紅泥地也忽憶乩詞大駭問其

姓荅云我老董也屬對不奇而預知過城南之必遇老
董斯亦神矣

泥書生

羅村有陳代者少蠢陋娶妻某氏頗麗自以壻不如人
鬱鬱不得志然貞潔自持婆媳亦相安一夕獨宿忽聞
風動扉開一書生入脫衣巾就婦共寢婦駭懼苦相拒
而肌骨頓耎聽其狎褻面去自是恒無虛夕月餘形容
枯瘁厚怪問之初慚怍不欲言面赤以情告母駭曰
此妖也百術爲之禁咒終亦不能絕乃使代伏臥室中

操棹頃何夜分書生果復來置冠几上又脫袍服搭櫪
柳間纔欲登榻忽驚曰咄咄有生人氣急復披衣代暗
中果起蜂中腰脇堵然作聲兩壁張頓書生已溯東薪
燕照泥衣一片墜地上案頭泥中猶存

塞償債

李公著明慷慨好施紳人某備居公室其人少游惰不
能操農業家窶然小有技能常爲役務每賚之厚時
無慶炊向公哀乞公輒給以升斗二旦告公曰小人日
受厚恤二四日幸不孚餓然曷可以久乞主人貸我粟

豆一石作資本公訢然授之負去年餘一無所償及問
之豆貲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置不索公讀書於蕭寺
後三年餘忽夢某來曰小人負主人豆直今來投償公
慰之曰若索爾償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數算某愀然
曰固然凡人有所爲而受于金可不報也若無端受人
資助升斗且不容昧況其多哉言已竟去公愈疑訝而
衆人白公夜牝驢產一駒且脩偉公忽悟曰得毋駒爲
某耶越數日歸見駒戲呼某名駒奔趍如有知識自此
遂以爲名公乘赴青州衡府內監見而悅之願以重價

購之議直未定適公以家急務不及待遂歸又適歲駒與雄馬同櫪齕折蹉骨不可療有牛醫至公家見之謂公曰乞以駒付小人朝夕療養需以歲月萬一得痊得值與公剖分之公如所請後數月牛醫隻騾得錢千八百以半獻公公受錢頓悟其數適符豆價也噫昭昭之債而冥冥之償此足以勸矣

驅怪

長山徐遠公故明諸生也鼎革後棄儒訪道稍稍學勅勒之術遠近多耳其名某邑一鉅公具幣致誠款書招之以騎徐問召某何意僕辭以不知但囑小人務加臨降耳徐乃行至則中庭宴饌禮遇甚基然終不道其所以致迎之旨徐不耐因問曰實欲何爲幸祛疑抱主人輒言無他也但勸盃酒言辭燭爍殊所不解話言之間不覺向暮邀徐飲園中園構造頗佳勝而竹樹蒙翳景物陰森雜花叢叢中泛芳香數十種一閣覆板上懸蛛錯綴大小上下不可以數酒數行天色曛暗命燭復飲徐辭不勝酒主人即罷酒門某諸僕各皇撤殺器盡納閣之左室凡十餘間皆空僕人便持燭引

宿左室燭置案上遽返身去頗甚草草徐疑或攜襆被來伴久之人聲殊杳即自起扃戶寢窩外皎月大室侵牀夜鳥秋蟲一時啾唧心中恓然不成夢寢頃之板上窸窣似踏蹴聲甚厲俄下牀近寢門徐駭毛髮蝟立急引被覆首而門已啓然頓開徐展破衲被伺之則一物獸首人身毛周其體長如馬髻深黑色手案羣峯目炯雙炬及几伏飯器中剩肴舌一過遶數器輒淨如掃已而趨近榻嗅徐被徐驟起翻被幕怪頭按之狂喊怪出不意驚脫啟外戶竄去徐披衣起遁則閽門外扃不可得出緣牆而走擇短垣踰則主人馬廐也廐人驚徐告以故即就乞宿將旦主人使伺徐失所在大駭已而得之廐中徐出大恨怒曰我不慣作驅怪術君遣我又秘不一言我豪中蓄如意鉤一又不送達寢所是死我也主人謝曰擬即相告慮君難之初亦不知豪有藏鉤幸宥十死徐終怏怏索騎歸自是而怪遂絕主人宴集園中輒笑向客曰我不忘徐生功也

異史氏曰黃貙黑貙得竄者雖此非妄言也假令翻被狂喊之後隱其所駭懼而公然以怪之遁爲已能天下

必將謂徐生真神人不可及

泰生

蔡州泰生製藥酒候投毒味未忍傾棄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適思飲而無所得酒忽憶所藏啟封嗅之芳烈噴溢腸痒涎流不可制止取錢將嘗妻苦勸誡生笑曰快飲而死勝於饑渴而死多矣一擲既盡倒瓶再斟妻起碎瓶滿屋流溢生伏地而牛飲之少時腹痛口噤中夜而亡妻號泣為備棺木行入殮矣次夜忽有美人入身長不滿三尺逕就靈寢以甌水灌之豁然頓甦叩而詰之曰我狐仙也適丈夫入陳家竊酒醉死往救而歸偶過君家悲憐君子與已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言訖不見

余友人邱行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沽輾轉不可復忍因思代之以醋謀諸婦婦嗤之邱固強之乃煨醯以進壺既盡始解衣甘寢次日夫人竭壺酒之資遣僕代沽道遇伯舅妻宴請知其故固疑嫂不肯為兄謀酒僕言夫人云家中舊醋無多昨夜已盡其半恐再一壺則醋根斷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

興初濃即毒藥猶甘之況醋乎亦可以傳矣

局詐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間有一人衣冠華好近與扳談漸問主人姓字又審官閥家人並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貴主家之內使也語漸款洽因曰宦途險惡顯者皆附於貴戚之門尊主人所托何人也笑言無之王曰此所謂惜小費而忘大禍者也家人曰何托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禮又能覆護人某侍郎亦僕階進脩不惜千金贄引見公主當亦非難家人喜問其居止便指其門戶曰

日同巷不知耶家人歸告侍御侍御喜即張盛筵使家人往邀王王欣然來筵間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瑣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誼即賜百金賞不肯効牛馬御史益佩戴之臨別訂約公但備物僕乘間言之且晚當有以報尊命越數日始至騎駿馬甚都謂御史曰可速治裝行公主事大煩投謁者踵日相接自晨及夕常不得一間今得少隙宜急往悅則相見無則矣御史乃出兼金重幣從之去曲折十餘里始至公主第下騎祗候王先持贄入久之出宣言公主召東御史即有數人接遞傳

呼侍御傴僂入見高堂上坐麗人姿貌如仙服飾炳耀侍姬皆著錦繡羅列成行侍御伏謁盡禮傳命賜坐簪下金釵進茗主婆致溫旨退自內傳賜緩靴貂帽旣歸深德主婆刺謁則門闔無人疑其侍主未歸三日三詣終不復見使人詢諸貴主之門則高扉扃鐍訪之居人竟莫知此間曾無貴主前有數人僦屋而居今去已三日矣使反命主僕養氣而已。

又

副將軍某負貴入都將圖援豫苦無階一日有裴馬者

謁之自言內兄爲天子近侍茶已啁問云目下有某處將軍缺倘不吝重金僕嘱內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奪也某疑其唐突涉妄其人曰此無須踟躕某不過欲抽小數於內兄於將軍鎗銖無所望言定如干數署券爲信待召見後方求實給不效則汝金尚在誰將就懷中而攫之耶某乃喜諾之次日復來引某去見其內兄云姓田煊赫如侯家某參謁殊傲睨不甚爲禮其人持券向某曰適與內兄議計非萬金不可請即署尾某從之問曰人心叵測事後虛有翻覆其人

笑曰兒慮之過矣既能予之寧不能奪之耶且朝中將
相有顯納交而不可得者將軍前程方遠應不喪心至
此某亦力矣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即覆公命逾兩日
日方夕數人吼舞而入曰聖上坐待矣某驚甚疾趨入
朝見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賜坐慰問
殷勤顧左右曰聞某武烈非常今見之真將軍才也因
曰某處險要地今以委卿勿負朕意侯封有日耳某拜
恩出即有前日裘馬者從余客郎依券對付而去於是
高枕待授日誇榮於親友過數日探訪之則前缺已有
人矣大怒忿爭於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何得授之他
人司馬怪之及述所遇半如夢境司馬怒執下廷尉始
供其引見者之姓名則朝中通無此人又耗萬金始得
革職而去嘻哉武弁雖駭豈朝門亦可假耶疑其中有
幻術存焉所謂大盜不操矛弧者也

又

李生嘉祥人善琴偶適東郊見工人擁土得古琴遂以
賤直得之拭之有異光安絃而操清烈非常喜極若獲
拱璧貯以錦囊藏之密室雖至戚不以示也邑丞程氏

新荔任投刺謁李李故寡交游而以其先施故報之過
數日又招飲固請乃往程爲人風雅絕俗論議滿灑李
悅爲越日折柬酬之懽笑益洽由是月夕花晨未嘗不
相共也年餘偶於程廨中見繡囊裹琴置几上李便展
玩程問亦諳此否李言非所長而生平好之程謂曰知
交非一日絕技胡不一聞遂爐燻沈香請爲小奏李敬
如教程曰大高手願獻薄技勿笑小巫也遂鼓御風曲
其聲泠泠有絕世出塵之意李更傾倒願師事之自此
二人以琴交情分益篤年餘盡傳其技然程每詣李李

亦以常琴供之未肯洩所藏也一夕薄醉承曰某新肄
一曲無亦願聞之乎爲奏湘妃幽怨若泣李嗟贊之承
曰所恨無良琴若得良琴音調益勝李忻然曰僕蓄一
琴頗異凡品今週鍾期何敢終秘乃啟櫝負囊而出程
以袍袂拂塵憑几再鼓剛柔應節工妙入神李聞之擊
節不置承曰區區拙技負此良琴若得荊人一奏當有
一兩聲可聽者李驚曰公閨中亦耦之耶承笑曰適此
操乃傳自細君者李曰恨在閨閣小生不及聞耳承曰
我輩通家原不以形迹相限明日詰攜琴去當使隔簾

爲君奏之李悅次日抱琴而往程即治具懽飲少間將
琴入旋出即坐彼見籠內隱隱有麗骨頭之香流戶外
又少時絃聲細作聽之不知何曲但覺蕩心媚骨令人
魂魄飛越曲終便來寬籠竟日餘絕代之媒也丞以巨
白勸酬內復吹絃爲陽情之賦李神形並惑傾飲過醉
離席興辭索琴丞曰醉後妨請明日復臨當令
聞人盡其所長李乃歸次日詣之則解舍寂然惟一老
隸應門問之云五更攜谷去不知何作言往復可三日
耳如期往伺之日既暮竟無音耗更卓皆疑以白令破
扃而窺其室室盡空惟几榻猶存耳達之上臺竟不測
其何說李喪琴寢食俱廢不遠數千里訪諸其家程故
楚産三年前以捐貲授嘉祥執其姓名詢其居里楚中
並無其人或言有道士程姓者善鼓琴又傳其有點金
之術三年前忽去不復見疑即其人又細審年甲容貌
脗合不謬乃知道士之納官皆爲琴也知亥年餘竟不
言及音律漸而出琴漸而獻技又漸而惑以佳麗浸漬
三年得琴而去道士之嬾更甚於李生也天下之騙機
多端若道士猶騙中之風雅者也

曹操塚

許城外有河水洶近雌深黯盛夏時有人入浴忽然
若被刀斧尸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邑宰聞
之遣多人聞斷上流竭其水見雌下有深洞中置轉輪
上排利刃如霜去輪攻入有小神宇皆漢篆細視之則
曹孟德墓也被棺散骨所剜金寶盡取之

異史氏曰後賢詩云盡掘七十二疑塚豈有一塚葬君
尸寧知竟在七十二塚之外乎奸哉瞞也然千餘年而
朽骨不保變詐亦復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耳

罵鴨

邑西白家莊居民某盜鄰鴨烹之至夜覺膚癢天明視
之茸生鴨毛觸之則痛大懼無術可醫夜夢一人告之
曰汝病乃天罰須得失者罵毛乃可落而鄰翁素雅量
生平失物未嘗微於聲色詬詈某竊告翁曰鴨乃某甲所盜
彼深畏罵罵之亦可警將來翁笑曰誰有閒氣罵惡人
卒不罵某益窘因實告鄰翁翁乃罵其病良已

異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懼也一攘而鴨毛生甚矣罵
者之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減然爲善有術彼鄰翁者是

以罵行其慈者也

人妖

馬生萬寶者東昌人疎狂不羈妻田氏亦放誕風流伉儷甚敦有女子來寄居鄰人寡嫗家言爲翁姑所虐暫出亡其縫紉絕巧便爲嫗操作嫗喜而留之踰數日自言能於宵分按摩愈女子瘵蠱嫗常至生家游揚其術田亦未嘗著意生一日於牆隙窺見女年十八九已來頗風格心竊好之私與妻謀托疾以招之嫗先來就榻撫問已言蒙娘子招便將來但渠畏見男子請勿以郎君入妻曰家中無廣舍渠儻時復出入可復奈何已又沉思曰晚開西村阿舅家招渠飲即囑令勿歸亦大易嫗諾而去妻與生用扳趙幟易漢幟計笑而行之日曛黑嫗引女子至曰郎君晚回家查田曰不回矣女子喜曰如此方好數語嫗別大田便燃燭展衾讓女先上牀已亦脫衣隱燭忽曰幾忘卻禱舍門太關防狗子偷喫也便下牀啟門易生生窓窓入生牀與女共枕臥女顫聲曰我爲娘子醫清惡也開以脫辭生不語女即撫生腹漸至臍下停手不摩遽探其陰觸腕崩騰女驚怖之

狀不啻憤提蛇蠍急起欲遁生泣之以手入其股深則
搐垂盈掬亦僅器也大駭呼火生妻謂事決裂急燃燈
至欲為調停則見女投地乞命蓋繞趨出生語之云是
谷城人王二喜以見大喜為桑冲門人因得轉傳其術
又問玷幾人笑曰身出行道不久祇得十六人耳生以
其行可誅思欲告郡而憐其美遂反接而宮之血溢隕
絕食頃復甦臥之檐覆之衾面嚙曰我以藥醫汝創痛
平從我終焉可也不然事發不赦王諾之明日媪來生
紿之曰伊是我表姪女王二姐也以天閹為夫家所逐
夜為我家言其由始知之忽小不康將為市藥餌兼請
諸其家酒與荊人作伴媪入室視王見其面色敗如塵
土即榻問之曰隱所暴腫痛是惡疽媪信之去生餌以
湯參以散日就平復夜輒引與狎處早起則為田提汲
補綴澣濯執炊如媵嫗然居無何桑冲伏誅同惡者七
人並棄市惟二喜漏網緝役各屬嚴緝村人竊共疑之集
村媼隔窗面探其隱幕疑乃釋王自是德生遂從焉以
終焉後卒即葬府西馬氏墓側今依稀在焉

異史氏曰馬萬寶可云義於州人者矣見童喜蠃可把

玩而又畏其鉗因斷其鉗而畜之嗚呼苟得此意以治天下可也

韋公子

韋公子咸陽世家放縱好淫婦有色無不私者嘗載金數千欲盡覽天下名妓凡繁麗之區罔不至其不甚好者信宿即去當意則作數月留叔文某以名宦休致歸聞其行怒之延明師置別業使與諸公子鍵戶讀公子夜同師寢踰垣而歸遲明而返以爲常一夜失足折肱師始知之告公公怒不之憎益施夏楚俾不能返而後藥之月餘漸愈公與之約能讀倍諸弟文字佳出勿禁私逸者撻如前而公子最慧讀常過程如此數年中鄉榜欲自敗約而公猶箱制之赴都以老僕從授日記簪使誌其言動故數年無過行後成進士公乃稍弛其禁而公子或將有作惟恐公聞入出中輒托姓魏一日過西安見優伶羅惠卿年十六七秀麗如好女悅之夜留繾綣贈貽豐隆聞其新娶婦尤韻妙益屬所好私示意惠卿惠卿無難色至夜攜婦至果少好遂三人共一榻留數日眷愛臻至謀與俱歸問其家曰荅云母早喪

惟父存耳某原非羅姓母少服役於咸陽韋氏賣至羅家四月生余倘得從公子去亦可察其耗問公子驚問母何姓荅姓呂駭極汗下浹體蓋其母即生家婢也生無言天明厚贈之勸令改業偽托他適約歸時召致之遂別而去後令蘇州某邑有樂妓沈韋娘雅麗絕倫心好之潛蓄與卿戲曰卿小字取春風一曲杜韋娘耶荅曰非也妾母十七爲名妓有咸陽公子與君侯同姓醞三月訂盟婚娶公子去八月生妾四名韋寳妾姓也公子臨別時贈黃金爲鴛令尚在一去竟無音耗妾母以是憤悒死妾三歲受撫於沈媼故從其姓公子聞其言愧恨無以自容默移時頓生一策忽起挑燈喚韋娘飲藏有酖毒暗擫杯中韋娘纔下咽潰亂叫嘶衆集視則已斃矣呼優人至付以尸重賂之而韋娘所與交好者盡勢家聞之不解其故悉不平其賄激優人使訟於上官公子懼瀉索孀縫幸以浮躁免官歸家年三十八頗悔前行妻妾五六人皆無子欲繼叔父公之孫公以其門無內行恐習氣染兒難諸嗣之但待其老而後歸之公子憤欲往招公聞之歎曰是殆將死矣乃以次子之

子送詣其家使定省之月餘壽卒

異史氏曰盜婢私娼其流弊始不可問然以己之骨血而謂他人父亦已善矣面鬼神又倩弄之誘使自食其餘尚不自剖其心自剜其首而徒流汗投鴆非人頭而喙者耶

杜小雷

杜小雷益都之西山人母雙目盲杜事之家雖貧無日不甘旨奉之一日將他適市肉付妻令作餺飥妻最忤逆切肉時雜蠅蜋其中母覺臭惡不可食藏以待子杜歸問餺飥美乎母搖首出以示之杜裂視見蜣蜋怒甚入室欲撻妻又恐母聞之上榻籌思妻問之亦不語妻自氣餒徬徨榻下久之喘息有聲杜此曰不睡待敲朴耶亦竟寂然起而燭之妻不知何往但見一家細視則兩足猶人始知爲妻所化邑宰聞之檻去使遊四門以戒來者談薇臣會親見之

古瓶

邑北村中井涸村人某甲乙繩入淘之掘尺餘得觸髏慤破之口含黃金喜納腰橐復掘又得觸髏六七枚橐

得舍金悉破之而一無所有惟旁有磁瓶二銅器一器大可合抱重數十斤側有雙環不知何用斑駁陸離瓶亦古非近款既出井乙若死移時乙蘇曰我乃漢人遭新莽之亂全家投井中適有少金因內口中實非含斂之物人人都有也奈何徧碎頭顱情殊可恨衆香楮祝之許爲殯葬乙乃愈甲不能復生也顏鎮孫生聞其異購銅器而去瓶一入袁孝廉宣四家可驗陰晴見有一點潤處初如粟米漸潤漸滿未幾而雨至潤退則雲亦開其一入張秀才家用志朔望朔則氣鬱起如豆與日俱長望則一瓶徧滿既望又以次而退至晦則復其初以埋土中久瓶口有小石黏口上刷不可下欲敲去之石落而口微缺亦一憾事浸花其中花落結實與在樹者無異云

秦檜

青州馮中堂家殺一豕燔去毛鬣肉內有字云秦檜七世身煮而啖之其肉臭惡因棄而投諸犬嗚呼檜之肉犬亦不當食之矣

聞益都人言中堂之祖前身在宋朝爲檜所害故生

平最敬武穆王特於青州城北通衢旁建岳王殿泰
檜万俟卨伏跪地下往來行人瞻禮岳王則投石檜
卨香火不絕後大兵征于七之年馮氏子孫毀岳王
像數里外有俗祠子孫娘娘因昇檜卨其中使朝跪
焉百世下必有杜十姨伍髭鬚之悞甚可笑也
又青州城內舊有澹臺子羽祠當魏璫烜赫時世家
中有媚之者就子羽毀冠去鬚改作魏監此亦駭人
聽聞者也

聊齋志異卷十三終

N42274